

谭元亨文集
Tanyuanhengwenji

省委 秘书

谭元亨 唐建华 合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省委 秘书

谭元亨 唐建华 合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省委秘书/谭元亨、唐建华 合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3

(谭元亨文集)

ISBN 978-7-5354-4540-7

I. 省… II. ①谭…②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8274 号

责任编辑:高田宏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贺 凯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0.125 插页:1

版次: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62 千字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章 “一哥”大秘要辞职

一

大凡外宾来到省城，都下榻在翠明湖宾馆。

翠绿必明媚，当是这一人工湖命名的由来，让人神清气爽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古城，开辟出的这一景观，如今已成了城市的活肺，而省委机关也早早落户于湖畔，一栋栋办公楼掩映于绿树繁花之间，不那么张扬，却又别有韵味。据说解放后前几位省委领导，琴棋书画都好生了得，品位当然不低。当年的选址，自是高瞻远瞩。后来，为了外事工作的方便，涉外宾馆也在湖的另一侧落成了。

翠明湖宾馆可以说是“文革”中完工的，建在湖畔一个小山坡上。当年，外宾开到湖边须下车，爬上不比人民大会堂少的台阶，方可到达宾馆门前的大坪，大坪当中是一座大型群雕，颇有气势。外宾务必在这群雕前绕道，方可进入宾馆。而宾馆大门又有几米高的台阶，否则，还不能算登堂入室。而省里领导，则等在台阶的上面，迎接客人。

如今，群雕已不复存在了，据说是工艺太粗糙，影响城市形象——这倒是个再正当不过的理由，时代毕竟是进步了。如今，更有大红地毯，从门厅里一直铺到湖边上，少说有上百米，有人说太奢侈了，却有人正色道，这可是国威、国格所在，不可节省。于是，一任风霜雨雪，上百米的红地毯照铺不误，无须多久就得换一次，没人过问，反正已纳入了省里的正常开支之中。

已是晚宴之后，省委书记高天鹏领着他的一班人马，把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对华的访问团送出了大厅，他站在大红地毯上，与来宾一



一握手道别。

当宾客徐徐走下大红地毯，高天鹏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。宾客越往下去，影子就越小，这令他有君临天下、令万邦来朝的豪气，所以，每每这个时候，他总要目送轿车消失在夜色中，才转身离去。夜间，宾馆灯火辉煌，翠明湖更是溢光流彩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把这个迎宾馆，变幻得有如琼楼玉宇所在的月宫一样，每每让老外赞叹不已。

此刻，外宾的车队已一溜烟地化入了满湖的灯影之中，分不出哪是车灯、路灯与湖的水影了。可高天鹏仍驻足门前，未曾转身，其他人早已离去。

秘书尹君自然知道高天鹏的习惯——打一年前由省长升为省委书记后，他送客时必定这样。省长是行政一把手，而那时在省委却只是个副职，只有省委书记才是名副其实的“大哥”，他这才找到这个内陆大省的主人感觉。他要留久一点，让他人人都离去，自有道理。

但今天，尹君却按捺不住了，轻轻地叫上了一声：“高书记。”

高天鹏却似不曾听到，没一点反应。

尹君索性走到了他的面前，提醒道：“客人已经走远了，高书记。”

高天鹏这才开了口：“今天这些客人，怎么不给我讲 GDP，却一味讲什么市政、什么文化……故弄玄虚么？”

尹君一笑，说：“这倒也不是。”

“那又是什么？”

“讲 GDP，无非是迎合一下我们经济发展的心理。其实，你到人家国家，也不会给你讲 GDP，那是职能部门的事，形而下了。人家给你谈这些，证明看得起你，把你当作一位有文化、有学问的领袖。”尹君说。

“这还差不多，可是，弄得我一头雾水，风头全让林副书记抢去了。”高天鹏说。

“那是林副书记为你解围，你是工科出身……”

“林也是工科出身呀。”

“他学的是建筑，是艺术，通文科，不是人家讥评的什么‘技术官僚’。”

“这话又怎么解？”

“过去，是这么评价前苏联体制的，也暗示我们曾亦步亦趋……”

“可我们改革开放，上来的，当然是专家内行，这有什么可说的。与前苏联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人家用什么眼光看，一言难尽，何必寻根究底呢？”

“不，我总觉得，他们分明在暗示更多的东西，我早就不是技术专家，而是行政领导了，从政同改革开放的时间一样长。”高天鹏皱了一下双眉，“他们是否挑剔我这工科的不懂经济，这么个内陆大省经济搞不上去？”

尹君迟疑了一阵，才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其实，你是听明白了，无非在考我们罢了，那意思很明白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有没有政绩，是衡量标准，如果你没有，那就对不起，挪个位好了，让别人上……”说到这，尹君自觉失言，急忙打住了，“当然，当然……”

“别当然了，哼，这些老外！”

高天鹏愤愤然，出了一口恶气。

“是呀，他们完全是从经济或者金钱的观点出发看问题，骨子里无非是暗示我们坐在这位置上的合法性尚可打折扣，居心叵测。”尹君不得不如此补充，他太了解自己这位“老板”了。

这年头，连省委书记，或者说，大凡“一把手”，民间都统一称为“老板”。换句话说，这成了当前社会最高的尊称，谁要讨好什么人，叫一声“老板”，对方必定会心花怒放。是媚俗，还是一种虚拟的量化——把一切，权力、能力、职称什么的，都量化为拥有金钱占有的老板等级。

所以一般情况下，领导也只能入乡随俗，让人这么叫了，不然，又是外行了。

尹君的话未落音，高天鹏已掉转了身，先到门厅里边，这天晚上，接待之后，是省委常委的例会。

所有人都到齐了，就等他。

这是宾馆的一个多功能的会议厅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所有现代化设施，一应俱全。尹君紧随高天鹏之后，走进会议厅，把一部手提电脑搁在了桌面上，接上了线，便等候高天鹏发话。

高天鹏落座后，抿了口本地有名的高山云雾茶，浑身又清爽多了，这才环视一下在座的十一位常委，作了个开场白：

“我们省，正面临又一个大发展的机遇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上次，由于前任领导班子的犹豫，失去了一个与邻省同步发展的机会，我们这次再不上一个台阶，必然就会被拉得更远，要赶，就难了。到时，我们这届班子，有何面目再见我们省里的父老乡亲？今天，我把酝酿中的我省十大工程的规划，初步展示给大家看看，大家可充分发表意见，不过，我先声明一点，今天只是谈而不论，不用大家表态拍板……明白我的意思么？”

高天鹏见大家点头，便吩咐尹君：“开始吧。”

会议厅的视屏上，立即出现了十大工程之首——全省第二大城市北岭化工基地的蓝图。

这是尹君专门让规划部门对原规划“深加工”做出来的，他理解老板的用意，务必在画面上先发制人，把画面的美学效果做得十分到位，一座宏伟的现代化企业立即展现在人们眼前，而较详尽的数字，也一一列出，尤其是对全省 GDP 与财政收入的贡献。

有人似乎要开口。

可尹君立即便接上了第二个工程——省会林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，构思颇巧，几乎就以奥林匹克的五个彩环状的体育场馆串连起来，虽说不是一般大小，但从取景的远近去看，却又酷似五环的模式，设计者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视线的变角……

有人发出了惊叹：“相当宏伟、壮观！”

第三个工程——林州与邻近发达省市相连接的高速公路，打通南部山区交通不便的这一瓶颈，所谓路通财通……

第四个工程——林州博览会……

第五个工程……

……

当十大工程一一展示完毕后，尹君收起了手提电脑，悄然无声地退出了会场。

在他把门掩上时，里边已传来了激烈的争论声。

他习惯地来到会议厅旁的休息室，那里，已经有了好几位领导的秘书在侃大山了，一见他进来，便有人调侃道：

“尹秘书，这十大工程一干成，你也当陪老板上北京了。”

尹君却一笑置之：“你看我是跟老板进京的料么？”

调侃者诡谲一笑：“这么说，你已有了二心？”

“我不过是自觉能力不够，才疏学浅，跟不上罢了。”

“你都成了‘二老板’了，老板没你只怕是玩不转，能少得了你？”

尹君正色道：“玩笑可不能这么开，这话传出去，我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听了你这一说，我可真要天涯退步抽身早。”

他实在是出了一身冷汗。

对方连忙赔不是：“尹秘，我这张嘴该打，不过，我从来也只是有口无心，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得罪，得罪。”

尹君却认真了：“还真多谢你提醒了我。当‘一哥’的秘书不好做呀，你不知道我的难处。没准，我明天便辞职了。”

“你这是说笑吧？”一位副书记的秘书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们不信？那就骑驴看唱本好了。”尹君恢复了一副调侃的样子。

“不过，老板也该外放你出去任职了，总不可以当一辈子的秘书吧。”

“这是领导考虑的，我辈岂可造次。秘书头条训诫，当是‘安分守己’四字真言。”

“你这云遮雾罩，又说退步，辞职，又说安分守己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”

“很快就会揭晓了，当去得去，当断得断。”尹君似乎已胸有成竹。

弄得一室人人面面相觑。

不过，到最后，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，因为，尹君与高天鹏的关系非同一般，高天鹏调到哪，他便跟到哪，时间之长，非任何一位秘书可比，当年高天鹏在邻省江市提任工业局长的时候，便看中了这位在办公室工作的小尹，随着技术人员、知识分子纷纷走上领导岗位的热潮，高天鹏很快便升为江市的副市长、市长，自然，他发句话，尹君也就成为了他的专职秘书。这一“拍档”，一拍就15年，高天鹏由市长调到这里当副省长、副书记，常务副省长、省长，他也一直跟到了今天省委书记秘书的位上，级别也由科员、副科、正科到了副处、正处、副厅长。他不但善于领会高天鹏的意图，而且还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，弥补某些领导考虑不周的漏洞，这正是秘书的难处，却也是他的长处所在。所以，上上下下，对他都一致看好，真要“外放”，高老板未必舍得。

二

那边的常委会已近尾声。

争论最大的，莫过于第一项工程——北岭化工基地，因为投资太大，招商引资八字未见一撇，尽管日后的前景诱人，可现在实施起来，省财政不胜负荷……

副书记林家玉表面没有明确反对，但话里边却有骨头：“上这么大一个工程，当充分论证，尤其是得上部里去……”

黄省长说：“这个立项，是部里批准的，再不上马，部里只怕要撤销立项了。当年高书记当省长时，为这个立项，往北京不知跑了多少回，腿肚子都跑细了，没这股韧劲，项目只怕也跑不下来……”

林家玉说：“是呀，立项都四五年了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我们当有个宏观把握，某些支项，恐怕已有所改变，比如北岭缺水问题……”

高天鹏看了林家玉一眼：“不是说谈而不论，不须拍板么？把意

见表达出来就行，我们再督促职能部门做好相关工作……”

大家也不发话了。

末了，高天鹏清清嗓子，深思熟虑地说：“刚才，我反复思考了一下，这十大工程当改个名……”

黄省长说：“这名称不很好么？”

“我是会前在与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得到的启发。他们开口一个政绩，闭口一个政绩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味，他们说的政绩，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，是讲的主政者的政绩，有政绩，才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合法性，我们当然不能从他们这个思路出发，绝不可落入他们的陷阱之中。也就是说，不能从个人的所谓建功立业出发，而是从人民的需要与利益出发，从社会主义千秋大业出发，所以，我提议，这‘政绩’两字务必去掉，而更替上‘民心’二字……”

“十大民心工程？”省长立即击掌叫好，“改得好，只改出二字，境界就上去了！”

“民心工程？”林家玉似乎在口中把这几个字咀嚼了一番，而后，则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，“改得好，改出了本色来！共产党的本色，还是那五个字，为人民服务。顺民心则昌。”

高天鹏见林家玉也没意见，更是欢欣鼓舞：“那好，在适当时候，让这‘民心工程’几个字，在传媒上火起来。林书记，你是分管宣传的，就看你的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林家玉很是爽快。

大家本以为马上散会了，谁知道，高天鹏却就同一个话题，又延伸了下去：

“一个个大型工程能上马，当然是好事，这也是大势所趋。可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。的确，过去这么些年，我们这个省的经济没有多大起色，我们是欠了老百姓的债的。下边说，不干不出问题，一干就有问题；又说，保守求稳，自我坐大，敢干能干，自找坐塌，这什么话？似乎一干就非得犯错误，非出问题，自己拆自己的台……的确，没能力的不出事，有能力的一干起来，非出格不可，这似乎成了一种客观规律，我就不信，能干就非出事不可么？”

我们就不能破这个规律么？的确，我们这套班子很清廉，这是上上下下一致的定评，但清廉绝非能力的别名。十大工程一上，顺应了民心，我们的能力也就显示了出来，而我们照旧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清廉，这不很好么？”

在座的女纪委书记立即接了话：“高书记，工程上马之前，我们当严肃处理几个经济大案，惩办几位贪官吧？”

“说得真好！”高天鹏非常欣赏纪委书记反应得如此敏捷，“过去，总说上一项工程，就得倒几个干部，似乎也成了铁定之规，这回，也得破这个规才行。先处理几个，以儆效尤——这便是我刚才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意思，这次，我们务必保住我们的干部队伍不受腐蚀，先敲响警钟！”

女纪委书记连连点头：“高书记正说到了点子上。”

“好了，散会。”高天鹏宣布。

三

这边，尹君已叫司机把车开到了翠湖宾馆的内部停车场。

这内部停车场，可以通过半里外的一个入口，从地下隧道开到了宾馆的侧面，这样，内部的人就不需要上几百个台阶到门厅，也不用下几百个台阶去登车。这自然是照顾省里的老同志的。

对外，则不经过台阶，不可能径直进入宾馆内。

这也许是当初建宾馆时的主旨：内外有别。

但一条大红地毯，给来宾的荣誉感，可消除登台阶的疲劳感吧。

这边，尹君正好看见高天鹏上内部停车场，高天鹏倏地站住了，吩咐道：

“还是把车开到下边吧，我多走几步，锻炼锻炼。”

尹君赶紧走开了。

沿大红地毯由上至下，装了无数盏投影灯，把整条大红地毯照得光彩夺目。由上往下去，每一举足，都似乎增加了相当的分量，令人

格外稳重起来。

高天鹏每下几级，总要抬起头，远眺一下已是万家灯火的省会城市，说不发展，省城毕竟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，光这夜间的灯火，足让人把它称之为“不夜城”了。尤其是一条条大街，街灯缀连，就似一串串金链，悬挂在城市的胸膛上，分外引人注目。为数不少的高层建筑，更让霓虹灯装饰得气象万千，犹如灯海上的巨舰，在昂首航行。整个城市处于动态之中，生气勃勃。

一旦十大工程上马，全省的局面便要为此改观了。

而自己的“无为”，也就转化为无不为了。

位于山坡上的宾馆，凉风习习，把他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也吹散了，他下意识地摆了摆吹散的头发，挺起了胸膛。

工科出身的他，对衣着、发式等方面，也要求得相当严谨，毕竟是代表了一个省的形象，尤其是一个要更上一层楼的大省的形象……不，他绝不会学前任，只求个相安无事，“到点”后退居二线，自己当还有更高的阶梯可上……

他觉得脚落在大红地毯上，很是踏实。

不觉间，小车已悄然无声地滑到了大红地毯的终端，已在等候他了。

尹君让他上了车，再从另一方钻了进来。

“回家么？不早了。”尹君问。

“不，往城市立交转一圈，据说群众反应很大，迟迟通不了车……”高天鹏说。

“走，上城西立交。”尹君吩咐司机道。

车开出翠明湖，高天鹏这才告诉尹君：“会前你说得很好，刚才，我已经把十大政绩工程，改成了十大民心工程。”

“我可什么也没说呀！”尹君显得很惊诧，“不过，‘民心’二字改得好，一字千金，报纸够热闹一阵的了！”

“让那些笔杆子舞文弄墨去好了。”高天鹏一笑，“用不着我们费心。”

尹君说：“就看他们怎么发挥了！”

“这还有问题么？”

尹君忙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你呀，心中总有个小九九，不到时候不给我揭牌。”

“这回没有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话说间，小车已开到了城西立交。

这里，与城里的万家灯火成了鲜明的对照，称得上冷火秋烟。其实，整个工程已基本完成，只余下收尾了。只是，每条路口都让巨大的水泥块堵塞住，内里的清理，也就不见进行了。

高天鹏一见就冒火了：“这算怎么回事？”

尹君明白，高天鹏一时半会是不会离开这里的，马上撇了手机，接上了市政局的值班室：“我这里是省委的电话，省委书记高天鹏同志，现正在城西立交的东出口上，要现场办公，明白了没有？”

对方一惊：“高书记亲自到了现场？”

“该怎么办，你们应知道。”

尹君把手机关了。

高天鹏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仍身手敏捷地往水泥块上一撑，便骗腿跨过了道障，如同跳鞍马一样。尹君小他十多岁，却只能先坐在水泥块上，再翻过去，慢了整整一拍。

高天鹏领着尹君，上了立交桥的制高点上，借助远处投射过来的强光，把整个工地尽收眼底。

此刻，他对如何收拾这一“残局”，已心中有数了。

没多久，一排小车，也开到立交桥的东入口处，一群干部，急匆匆地往桥上跑。有的越不过水泥路障，索性让人抬起，从下边爬过来，该多狼狈就有多狼狈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高天鹏厉声地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一个个都似乎要诉苦。

高天鹏根本就没打算听他们诉苦，很快地打断了所有人的话：“是你们部门的利益重要，还是老百姓的事情重要？城西立交迟迟不交付使用，城市交通阻塞，群众快把省委的上访电话打爆了。我只有快刀斩乱麻了，你们不是各自为阵么？那好，我命令你们，就从此刻开始，火速调集你们的所有机械，把各自分管的地方清理干净，把所有阻塞道路的水泥块通通吊走，明天早上六点之前，我要听到路面完全畅通的消息——记住，我不听诉苦，有什么问题，通车以后再说。一句话，我要在明天一早的新闻中听到，城西立交通车了，迎送了第一批上班的市民……”

市政局长还在问：“那通车仪式……”

“悠悠万事，民心为大，明白么？老百姓表扬信多了，比什么仪式都重要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，你们争取时间吧！”高天鹏不由分说，看了看表，“现在是晚上9点47分，离明天早上6点还有8小时13分钟。”

尹君直跺脚：“你们还不快去？”

所有人只能赶快转身。

尹君又冲着他们大叫：“我6点前就守在电话机边上，随时向高书记报告。记住，电话是3798543，3798543！”

“3798543……”

背电话号码的声音远去了。

有的人，照旧是爬过水泥路障走的。

待人走远了，高天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像这样的事，还要我来搞什么‘现场办公’，这当是我省委书记无能的表现……记住，千万不能让媒体报道我到这里的事，真登出去，只能让人看笑话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刚才还神采奕奕、潇洒倜傥的高天鹏，说完这番话后，一下子竟变得浑身无力，一脸的倦容了。

其实，这番出行，倒也是尹君事先提供的“情报”让他下决心的。白天，尹君便按照他的吩咐，已到这个现场看过，并且作了若干

必要调查，所以，采取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，他已是成竹在胸了。

的确是太不像话了，施工单位与市政公司一扯皮，就置老百姓的利益不顾，把最后的收尾工程一拖再拖……就这么小的问题，也让省委书记出面？！

可是，一旦一级一级压下去，这通车的时日，便遥遥无期了。

他于是便采取了这样的“非常行动”。

但这种事，只可一，不可二；哪怕有二，也切不可有三！

只是从这件事引发开去，他高天鹏不能不感觉到自己当政的压力，凡事须亲自躬行，表面是有为，背后却是无能。如果都是这样，十大工程又怎么干得成？

前任也许就是这般壮志消磨的。

不，他高天鹏绝对不会步其后尘。

尹君是5点半钟来到号码为3798543的电话机旁的，这是省委的值班电话之一。

可在他到达之际，值班员告诉他，10分钟前，来过一个电话，说城西立交已经全部清理完毕，等候省委指示，是否立即通车？

“这还有什么等的，马上通知他们，即刻通车。”尹君说。

值班员是认识尹君的。

6点整，一共有9条线路的公共汽车，通过了城西立交。

“要不要通告高书记？”值班员问。

可他的话音未落，已有人推门进来了，来人，正是高天鹏。

“高书记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尹君很是意外。

“早上起来小跑，正好路过。”高天鹏淡淡地说。

可尹君看到他眼里净是血丝。

一缕晨曦，正投射在值班室的红机子上。

只是此刻，这个电话不响了，别的电话却热闹了起来。

那是市民表扬市政部门，一夜解决了城西立交的“老大难”。

四

如果不是外出，或者有特别的安排，高天鹏总是8点整准时到达办公室的。有人说他口袋里有块秒表，掐准了时间。司机几时开到大门口，上电梯又须多少时间——一般3分钟就绰绰有余，再步入办公室，只有提早，不会迟到。省委机关都认为这是他一种勤政爱民的习惯，所以成了良好的口碑。

机关里知道他的习惯。

他一进办公室，尹君便告诉他这一天的安排。在去主持一个党校学员大会之前，他尚有一个多小时的空当。

他看看表，说：“把纪委吴书记叫来。”

“还要交待什么吗？”尹君问。

“不用了，她知道该上我这里干什么。”

尹君点了头。

一会儿，纪委吴书记便来了，这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大姐，额头上不见一丝乱发，双眼格外有神。见了高天鹏，她微微一笑，说：“高书记是为了我昨天晚上的话而召见我的吧？”

高天鹏摆摆手：“不是什么召见，是同你商讨一下，在十大工程上马之前，来个敲山震虎，杜绝腐败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我这把基本落案的几位厅、处级干部的材料带来了，我想，你最好在开常委会专门讨论这几个人的问题前过目一下，好心中有数。同时，我也希望能听取你的意见。”吴书记认真地说，并把材料递了过去。

高天鹏往材料一瞅，每份材料第一页的人名都看清楚了，其中一个名字暗暗让他吃了一惊：吕弘中。不过，他未曾露形于色，于是边翻材料边说：“证据充分，材料落实，当处理即处理，切切不可手软。古人都说了，‘法行于贱而屈于贵，天下将不服。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，不可行也。’正是这些人，位居于厅、处级，老百姓才盯得